

情奴遺愛錄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三版

情奴遺愛錄(全二冊)

(每冊定價大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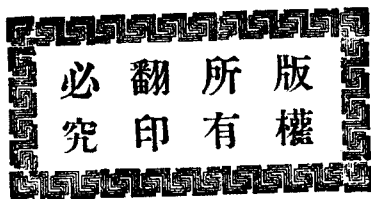
吳門馮韻笙

發行者

上海宏文圖書館

印刷者

上海宏文圖書館



代理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廣州雙門底
漢口四官殿
奉天鼓樓北
長沙南陽街
北京楊梅竹斜街

序

南瞻部州女子馮韻笙。造情奴遺愛錄一卷。旣迄心有明白。而罷萬慮人亦有云。歡愉難工。憂愁易好。吾始惑之。惑乎天地間文章何必以歡愉憂愁爲界。歡愉憂愁。悉起於內。如幢遭風。自然而動。工與不工。易與不易。文章之詣力與歡愉憂愁。又何關哉。文章自一事歡愉憂愁。又爲一事。爲斯言者。得匪眩於幻而庸於理者乎。我今得而證之也。一切世界。惟心所造。一切幻妙。唯心所私。衆生之心。卽我之心。我無復能禁衆生。以我爲心。於是爲歡愉爲憂愁。現於衆生。衆生卽我也。文章我自爲之。則歡愉憂愁。其因文章其果也。歡愉未有不憂愁者。也。憂愁亦未有不歡愉者也。無我無以有人。無此無以有彼。歡愉憂愁。離而爲名。贊發一轍。自非愚蒙何別。愛憎愛憎亦一因。因中之因其尤幻者如是。爲文。

章難乎其言。工與易也。女子馮韻笙。稟賦不實。乏大願力。敢以柔翰津梁。一世然其所悟。亦有端矣。佛言一切衆生。於空海中妄想。爲因起顛倒緣。唯然世尊云。何爲名妄想。爲因起顛倒緣。佛言善哉。汝善思惟。我今當說妄想內者。是大空海。常自和合。非見面法。常曰寂靜。非別離法。無有彼我。非不數法。一切具足。非可數法。衆生無明。不守自性。自然業力。如風鼓盪。於是妄想微細注流。先於無我清淨地中妄起。計者謂此是我。既已有我。於彼無餘無量。非我純清淨法。自然不得不名。則人由是轉輾彼諸。非我名爲人者。亦復妄起。各各計著。皆悉自謂此決是我。既已各各自謂爲我。則彼於我自然各各以爲非。彼既已非。彼自然不得不又名。我反謂之人如是。衆生並住一國。或一聚落。乃至一家。於其中間。生諸慕悅。以慕悅故。則生愛玩。愛玩久故。則篤恩義。恩義極故。伸諸語言。或復倚肩。或復促膝。或復携手。或復抱持。密字低聲。指星誓水。我於世間獨愛。

一人所謂一人。則汝身是我。真不愛其餘一人。復有言語。我今與汝。便爲一人。無有異也。復有言語。汝非是汝。汝則是我。我亦非我。我則是汝。伸如是等諸言語。時兩情奔悅。猶如渴鹿而赴陽燄。不受從旁一人教練。亦復不令從旁之人得知其事。於其家中起一高樓。並校嚴飾。極令華好。中敷婉筵。兩頭安枕。簫管箜篌琵琶鼓樂。一切樂具畢陳。無缺如是。二人坐着樓中。以晝爲夜。以夜爲晝。一切世間人所難作。如是。二人無不皆作。復次世間人不難作。如是。二人亦無不作。其樓四面起大危垣。樓下階梯盡撤。不施并不令人得暫窺見。乃至不令人得相呼。如是。衆生沈在妄想。顛倒海中。妄想爲因。作諸顛倒。顛倒爲緣。復生妄想。顛倒顛倒。如是。衆生墮墜其中。從於一劫。乃至二劫三劫四劫。遂經千劫。如人醉酒中邊皆眩。非是少藥之所得愈。於是尊者即從座起。涕淚悲泣。重白佛言。大慈世尊。如是。衆生云。河度脫。佛言。善哉。汝善思惟。我今當說。如是。衆生。

可以變脫。雖以如來大慈大悲。方便說法。極大巧妙。猶不能今得度脫也。何況以下須陀提人。斯陀舍人。阿那舍人。辟支佛人。而能爲彼作大度脫尊者。重又白佛言。大慈世尊。如是衆生。如是尊言。然則終不得度脫耶。佛言。善哉。汝善思惟。我今當說。如是衆生。終不變脫。設以先世有福海。故不度脫。中忽應度脫。則彼衆生。自作度脫。非是餘人來相度脫。云何名爲不度脫。中忽應度脫。是彼衆生自作。先世福海。忽然至前。則彼衆生。便當離別。或緣官事。而作離別。或被王命。而作離別。或受父母之發遣。而作離別。或罹兵火之波迸。而作離別。或遇仇家之所迫持。而作離別。或遭勢力之所脅奪。而作離別。或自生嫌。而作離別。或信人讒。而作離別。乃至或因一期報盡。死王相促。長作離別。汝善思惟。夫離別者。一切妄想顛倒。衆生善知識也。離別名爲療痾良藥。離別名爲割愛慧刀。離別名爲挾綱。坦塗離別名爲釋縛恩赦。汝善思惟。一切衆生。最苦離別。最難離別。

別最重。離別最恨。離別而以先世福海力故。終亦不得不離別。時自此一別。一切都別。蕭然閒居一夢。還覺身心輕安。不亦快哉。汝善思惟。設使衆生於先世中。無有福海。則於今世終無離別。既無離別。則久顛倒顛倒。既久。則成怨嫉。韻笙述佛言。竟感激作而言曰。佛說離別之法。明矣彰矣。世人不解離別之法。徒戀乾矢橛耳。我持此一卷。以度脫衆生。至其文章。至其歡愉。憂愁。至其工易。與我毫不相干。我此一卷。蓋卽大藏擬字。函佛化孫陀羅難陀。入道經闡宣之者。我但淺演之。普講之耳。曰。情奴遺愛錄者。卽說離別法。妄想爲因。起顛倒緣。衆生亘奴也。因得別離。而遺愛至於無窮矣。而佛說離別法。至於無窮矣。吾書中之樂。君子毅毅療癡良藥。割愛慧刀也。然吾詎止寫一樂。君子毅者。我乃深歎衆生顛倒妄想。空海中皆失此法。若白種之相殘。若黃種之妄動。復次若一國假名器。愚黔首。率獸食人。縱欲塞智。劫劫自墮。卒至湯火不離其身。罪孽不離。

情奴遺愛錄序

六

其命者無離別法也。并不知有離別也。嗚呼。可以休矣。若執歡愉憂愁文章之工。易以衡吾書者。不亦騷。慎之尤者歟。歲在庚申。地藏王菩薩寶誕日。女子馮韻笙。盟手頂禮序次。

題詞

三姝媚

重過西湖日。追憶汪德操。裴錦囊兩君事。決歸草一小說。以傳其概。是時西湖風景如恆。雖晴亦靜。閨如畫。錦波動。鱗巖花吹粉。山水清遊。恨少往年之兩君踪。印因作詞懷之。延擱半載。今始草此書就。少償心願。忙檢此詞爲題。而吳門秋半新墜之翠葉。滿我顏家巷一路矣。乍雨乍霽。倍添蕭瑟。擲毫四顧。如何不思冥想。西湖湖上。又作若河娟娟秋態矣。西湖眞累人哉。韻笙重誌。

湔裙時節。後怪棠梨開。慵醖寒。仍舊倦客登臨。喚細禽殘綺。一齊僂僂。望極湖樓。更不見玉人招手。諱說無聊。立暝。層陰匿衣風驟。想象曉妝粗就。却抱得。

情奴遺愛錄 題詞

八

鉛。華。暗。描。春。繡。莫。再。徘徊。是。鳳。韓。歸。路。濕。雲。凝。又。疊。疊。湖。波。還。忍。照。迴。闌。單。袖。
問。訊。香。臺。無。恙。鈿。塵。斷。否。

情奴遺愛錄

次目

吳門 馮韻笙著

第一章	度蜜月	一
第二章	錦襄朝母墓	一三
第三章	錦襄居喪	二一
第四章	樂子毅通書	三一
第五章	知己之感	三九
第六章	錦襄叙心	四六
第七章	良友與賢妻	六二
第八章	結論	六八

目

次

情奴遺愛錄

吳明 馬韻宅書

第一章 度蜜月

尙憶某年春三月中吉。著書之人患咳疾。信醫言。趣杭州養之。吾阿舅適有事於杭。矜與俱。因不需他人爲侶。余以一鬟隨焉。居湖濱旅館之第五日。遇陰雨。今日游程。本擬向蘇隄一帶。人言兩湖之景。別有妙致。余啓牕梳頭時。縱目見湖。則濛濛之雨。似雲與地。合佈爲迷離之局。桃之頰。柳之碧。亦蒙而爲一白。信乎。余今日所見之西子。真十分淡妝矣。吾筆拙。不能追摹其狀。則可較之北京東交民巷某使館之仰泉。余在北京。常見斯泉。身爲白石。琢成之美人。立高壇上。壇在潭中。潭積清漪。翠影上照。美人之面。泉則發於美人手。執之花。朵中直

奔頂上較雨爲細較霧則明錯落美。人身上有如珠璣又如魚沫吾人仰瞻雪肌則掩映裏如隔冰綃數重望之直在天上也。雨中之西湖麗景有相同者時吾舅有事入城吾與衿言望雨勿復盛則今日掉舟而前雖濕吾春衫猶爲雅事毋厭也。旣而敗興之天雨橫風鑒似欲揉西湖而碎之者惟待艷陽之收拾重開嬌面余旣不能立待而病懷復來擾人視時計上海之第一班火車已至思得上海之報紙讀之以遣檐雨中之旅况而杭州之報不足讀也因呼吾小鬟引生使館役購報大凡傭保之性質好討探人家瑣事以引生尙不能完全當一傭保而性質已暴露視人家之事急於已事及而主之事不特家居然也隨吾來此亦時試其故技暇則以報告之狀娛余不見今日起時已晏首蓬如羽葆但縱其耳目不復顧及梳洗可晒也。然有時亦裨余見聞所不及彼與余來此同爲五日耳而彼能歷舉此間同住之客若故稔者如闌干盡處九號室

中爲新婚夫婦。來杭州度蜜月者。夫似上等人。服西裝。日日易新硬領。白如鵝頸。領結亦更調無數。非紫即紺。皆鮮美。表其嘉禮之乍者。新娘亦娟雅度。惟面微黝。其着粉霞衣。不如着尋常。黑衣白衣爲稱。其鄰室十號客。爲一嫗。中年一小女郎。似祖孫與父者。余尋問之。果不謬。祖母佞佛。此來乃專禮佛。中年人以身材不長。故視去僅三十以外。帶紳士氣味。惟此內地之紳士。內狀似枵。陪其母來。亦具養疴之意。小女郎初蒞勝境。爲狀甚樂。其樂亦因得祖父與俱耳。此家與新婚夫婦。均嘉善產。因其口音而得之。而對其兩家之室住客。有新劇家二人。雖名二人。然宿者輒不止。此數惟所招。所引未嘗出乎其類。一夕。引生乃能知其中一人。係女優。以男裝來。與數男交錯。其履寫其鄰室有數惡少。引生云。卽時下所謂撥白黨也。在吾人測之。此黨者。必與彼劇人。有一種之膠合。顧乃不然。竟立敵讎。前晚不審何事。聚鬪於劇園。後復於此間相見。其聚鬪。

者亦膠合不解之謂也。否則無聚闕之機矣。綜言之。此兩輩盤踞於此旅中之女客。乃時時爲之不安。而吾矜尤恐吾之被攖。吾誠畏見之。然亦哂笑之。此輩爲狀。似有一團邪火迴護。其軀能使人見而立避。然何尙有入網之人耶。雖吾引生狡黠。其狀亦不敢納其一語。一睽惟刺取其互闕等消息。以告吾。察同族之新娘及小女郎。亦懼或爲彼輩所調。在彼輩對莊嚴高雅之新娘。初不敢稍爲譁浪。或黨綱然也。復次上下有候補官員多人。其無聊窮困之狀。引生亦能曲曲道之。復次則行賈進香之人。不一。凡旅行者。苟因風雨或疾病而懸身寓樓之榻際。則必以探察同寓之心。以爲消遣。吾小說詎必牽連彼下等之男子哉。然此等探察。亦至無謂。社會間之惡象環。不得不兼寫之。方我待所購之報紙未至。自出室門候之。陡見引生與彼新娘語於彼端。新娘頻語略覘吾報見吾之出。覺吾待報甚亟者。不期露歎於面。然此歎殊引人之嫵愛。彼點

首目笑以示意。吾亦如法報之。吾二人相遇已非一次。往者均存而不言。今日無意中。雖無人居。問爲介。顧不能不引爲友矣。吾細覘其狀。雖成禮矣。猶是小姐之身也。而身材嫩弱。猝見之。無能指爲婦人者。梳偏髻。當額約以蜜色之絹。邊髮方。竟梳故意。取其蓬鬆然。蓬鬆非亂也。斜髻上綴水鑽小環。殊有致。其皮膚色略黯。吾固言之。肌理實至停勻。口輔尤相宜。不豐而亦非瘠。目睛甚精。美惟不作流媚之狀。鑿際絕無小斑。敷以微粉。足以益其膚色。着玄絨夾衣。緣以白紐。領甚低。露其柔滑之頸肉。裙尙未御錦袴。褶紋甚整。以寬大故也。兩足出天然。不碩不削。頰西方之美人。蓋踏西女之睡鞋也。足套黑絲之襪。細薄露肉。色此等人。本不能謂爲善於修飾之人。惟在此蜜月旅行中。稍稍注意於修飾。亦頗在在動人。吾周詳其狀態。已有感情。遂豫容曰。君勿謂吾待此小子（指引生）急。吾乃喜彼能攀援以識佳客也。新娘莞爾曰。吾信君言。吾方欲乞貴

价達吾微意。吾欲識君於逆旅之心。蓋不自今晨始也。惟君以佳客之佳呼吾。此佳當還以奉君。吾未答。彼僅執余手。於是互執互視。作笑。彼當然肅余入。入時。即讓余坐。同在客中。在一室間。所以爲主客者。亦至微。吾乃不復有過分之謙遜。此時。客中無他人。其夫蓋冒雨行矣。室中尙留梳洗之餘。香粉霞之被。猶未褶。疊手鉢金鐲置檯側。似將加之於手者。檯上雜置食物及消遣之書。彼亟出手約略理之。口中自語。若以嬾爲嫚者。余見引生尙在門外。遂語之曰。往告太太。吾在此也。引生即舍去。打斷其覘吾兩兩相見狀之意。興見於面。然太太恆畏爲人所侮。故不敢。或遲往告。引生去後。新娘尙手執報紙。一手按鈴。令侍者以熱茶至。用以淪吾。吾略飲多。彼即曰。吾矚君狀。及君勤於讀報。即知君爲有學之人。旅客一覽表中。非署君姓爲馮乎。聽君語音。非響廐廊邊人乎。然吾亦夙在蘇州。特出外社交時。尙故未邂逅。然相見於此地。不敢恨晚也。吾曰。有